

小小说

随着病情的好转，父亲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来。他不仅能够坐起来吃饭，还能够下床走几步。作为子女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了。尽管我的体重减了十多斤。

“振华，今天是个几号了？”父亲望着窗外的一棵绿意盎然的树问我。那是一棵柿树，树叶碧绿，柿子如桃；树上有两只鸟，在浓郁的树叶中叽叽喳喳鸣叫着、嬉戏着。

“今天是 6 月 10 号。”我回答道。三个月的病床生涯，让老人倍感焦虑。虽说父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可生病前一直坚持锻炼，身体很好。刚刚出院的他，想回到农村的那间老屋。家里，有他的一帮老爷们，经常在一起拉呱儿喷空。

“哦。”父亲昂起头，眯起眼睛，“快‘七一’了。‘七一’，是我交党费的日期。振华，你能找辆车吗？我要回家交党费。”

“大，你的身体能行吗？要不，我先打个电话，让支书替你交上，以后再还给他？”

“不行，我要亲自交！你要知道，党章规定，不按时交党费是要自动退党的。”

父亲的语气异常坚决，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。说实话，父亲对于党的忠诚让我自惭形秽。我想，我们这些党员，如果像父辈一样对党忠诚，对人民负责，就不会有吃肉骂娘的现象发生了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咨询一下医生，问父亲的身体是否适宜坐车远行。医生听后笑了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说：“按说，他这个身体目前还不适宜远行。但是鉴于老人的心情，还是满足他的心愿吧。尽量找辆好车，不要开得太快。”

我只好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，小心地把父亲搀上车。

车子又轻又稳地行驶在乡间公路上。

这个场景，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。

那年，母亲患了一场重病，住在县医院。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，尽管我和父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欠下了巨额债务，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母亲的性命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辞去了村支部书记的职务。在病中，他忘记了按时交党费。病后他去交党费时，新上任的支部书记说，你年纪这么大，又不当干部了，党费不交也行。

父亲听了，十分恼怒。他对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支部书记说，你咋这样说呢？交党费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，一个党员怎么可以不尽义务呢？按党章规定，应当及时交党费。即使有特殊情况，也应该说明原因，补交党费。说着，他又补交了一份情

况说明，如数交了党费。

父亲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。虽然，他对现在的腐败之风很不理解，甚至深恶痛绝。但是，他总说，党会惩治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的。这一点，他坚信不疑。

车子很快到了家。由于事先给支部书记打了电话，支部书记在办公室等着我们。我搀着父亲小心翼翼地下了车。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，从贴身的口袋里，取出了几十元钱和一本红色的党费证，交给了支部书记。书记接过钱及党费证，郑重地在党费证上盖上章，又郑重地把党费证还给父亲。父亲把党费证小心地装进贴身的口袋里，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。

支部书记看到父亲的笑脸，摇摇头，却又笑了。

中四次在地下进行，而最后一次，是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蜕去干枯的浅黄色的壳才变成成虫。留在树上的壳就是鲁迅先生《朝花夕拾》中提到的在三味书屋学习的间隙在树上寻的蝉蛻。

蝉是见不得天的昆虫，虽然寿命很长，但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黑暗的地下度过的。蝉很少自由自在地飞翔，只有采食或受到骚扰时，才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。

今天的蝉远没有它的前辈那么幸运，虽有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成语，但也死得痛快，况且也有黄雀替他复仇。今天蝉的幼虫若能从地下钻出爬上高枝蜕下蝉衣成为蝉，那就是极大的造化了。

在今天的农村，每到黄昏，一只只蝉的幼虫就要钻出地面。可树林里早有一群打着手电筒的人在等着它，它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爬上树枝并且尽快蜕下蝉衣，否则就会被人捉去，扔进盛水的容器里，第二天以十几元一斤的价格被小贩收购。这样的收购绝不是为了放生，它会被送到饭店里，经油炸，出现在餐桌上，美其名曰——炸金蝉。

蝉的命运存在太多偶然，虽然它用了很多年的等待，才能见到光明，可这自然似乎是人类主宰的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可供瞻玩弄，成为宠物，也没有动听的歌喉。那么，它该如何生存呢？

不可爱，也无毒。生命啊，只是一种宣泄于世间的流动罢了。蝉——夏天的符号。

散文



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饮而不食者，蝉也。”

盛夏到了，黄淮地区的三伏天一般在农历的六七月，周口是平原地区，三伏天是这里最热的时候，气温最高，潮湿，闷热，“苦夏”就是说的这个时候。

入伏，恰是麦收不满一个月的时候，家家粮食满囤。人们趁这个机会，打打牙祭，吃顿白面，饺子又是平时难见的上品。农谚有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还能种荞麦”，至于吃有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。小暑头伏吃饺子是传统习俗，伏天人们食欲不振，往往比平日消瘦，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。山东有的地方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度“苦夏”，入伏的早晨吃鸡蛋，不吃别的食物。周口入伏时农村有日出前喝一瓢凉井水的习俗，也有吃烫炒面的习俗，把面粉炒熟了，晾凉后用擀面杖擀碎，再用细箩筛过滤，抓一把炒

伏天·蝉

■高曙光

面粉放碗底，拌上红糖，舀半碗刚烧开的水倒入碗里，用筷子朝一个方向迅速搅拌，一碗香甜的烫炒面就可以吃了。

乡下消暑的地方是围村的树林，随地铺一张席子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男人打牌，女人做针线，老头脱下一只鞋子垫在屁股底下背靠着树干打盹，小孩子扛着细长的竹竿在树林里寻蝉蛻。

蝉的叫声不动听，始终是一个音符，那声音往往在太阳热力最盛的午间响起，确实扰民。可这来自大自然的噪音并不受人间法律的约束，况且也无法约束，只有在教科书里告诉孩子它是农业害虫。

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蝉都能鸣叫，农村的孩子能够根据蝉的胸腹部有无发音器判断这只蝉是否能叫，带有发音器的，孩子们称其“叫叫”，没有发音器的，孩子们称之为“哑巴”。其实根据这还可以辨别蝉的雌雄，可孩子们并不在乎它的性别，只关心它是否能叫。

在城市里，蝉躲在行道树上或者在所谓的森林公园里的绿荫深处高声呐喊，声音并不太强，可是居高传远，可“不翼而飞”，成为一种让人听着不舒服的噪音。尽管城市同样有音响中传出的比蝉鸣高千百倍的声音，可那是“商业繁荣”，“都市繁华”之象征，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形容都市的词——喧嚣。

在夏天如果听不到蝉的鸣叫，如同川菜不放麻辣辣椒，这夏天的味儿就淡了许多。

在夏夜到来时，蝉蛹破土而出，凭着生存的本能找到一棵树爬上去。当蝉蛹的背上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，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。蝉蛹的前腿呈勾状，这样，当成虫从壳中出来时，它就可以牢牢地挂在树上。

蝉蛹蜕皮时必须垂直面对树身，这是为了成虫两翅的正常发育，否则翅膀就会发育成畸形。蝉蛹将外壳作为基础，慢慢地自行解脱，就象从一副盔甲中爬出来，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。

当蝉的上半身获得自由以后，它又倒挂着使其双翼展开。在这个阶段，蝉的双翼很软，蝉通过体液管使双翼展开。体液管由液体压力而使双翼伸开，当液体被抽回蝉体内时，展开的双翼就已经变硬了。如果一只蝉在双翼展开的过程中受到了干扰，这只蝉将终身残废，也许根本无法飞行。

会叫的是雄蝉，雌蝉的肚皮上没有音盖和瓣，所以雌蝉不会叫。小小的幼虫从卵里孵化出来，待在树枝上，秋风把它吹到地面上，一到地面，马上寻找柔软的土壤往下钻，钻到树根边，吸食树根液汁过日子，少则两三年，多则十几年。从幼虫到成虫要经过五次蜕皮，其

魏凤楼听了，拉住张老四的手说：老人家，太谢谢您啦，您谈的情况十分重要！

魏凤楼刚送张老四走出门，回到屋里，李子木走了进来：报告司令员，发现附近有敌台！

魏凤楼：哦，说不定就是那个“贾小鬼”在活动呢。快把警卫连长刘尚飞叫来！

47.王甲志家门内外。警卫连长刘尚飞带领三名警卫战士，来到王甲志家门口，砰砰敲了一阵子门，王甲志才把门开开：啊，是同志啊？快到里面坐！

警卫连长刘尚飞：老乡啊，我们有一个病号，想安排在你家里。

王甲志一愣，随即皮笑肉不笑地说：嘿嘿……同志您看，我屋里又狭窄又腌臢，我帮您另找一家吧？

刘尚飞：不，你家里就你一个人，比较方便，就你家了！小张，你俩进屋去查看一下房子！

两个警卫战士进屋看了看，没有发现能够藏人的地方。

刘尚飞忽然看见屋门后面的红

薯窖，灵机一动，对王甲志说：老乡，我们首长爱吃红薯，下窖里给拣上一篮吧！

王甲志大惊失色，连忙说：不，不，俺的红薯早吃完了，我到别家给您找去。

刘尚飞：老乡别怕，我们不会白要你的红薯，拣多少给多少钱。

一个警卫战士正要上前去揭盖红薯窖口的箩筐，被刘尚飞一把拉向一边。刘尚飞拿起一根棍子，呼地一下，把箩筐挑开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从红薯窖里打出一枪。

王甲志一看，拔腿就往外跑，被一个警卫战士一把抓住。

警卫连长刘尚飞和另外两名战士持枪卧倒在红薯窖口，枪口对准红薯窖。

刘尚飞高喊：贾晓贵，快出来吧，顽抗是没有用的！

啪！红薯窖里又打出一枪。

刘尚飞又喊：贾晓贵，我数三个数，你不出来，就往里面扔手榴弹啦！一（里面没动静），二（里面仍然没有动静）。

诗歌

一场雨后，我听见青草在尖叫（外一首）

■李艳春

尖细的声音
响在我趋身的缝隙
雨珠儿擎起青草昨夜的梦
绿色的心脏
随风起舞
让自己锋利的思想
蔓延整个夏天
一个趑趄
我醉倒在
爱的表情里

故乡，在蝉鸣中醒来

几声蝉鸣
划破小城尘封的梦
捎来遗落在树林里 儿时
母亲的呼唤
小城迅疾奔跑
笑得东倒西歪
终于挣脱泥土的纠缠
而我一俯身
嗅到荷的清香
故乡的水塘
一直环绕

大地银网

■刘忠全

中原有多少能工巧匠，
为乡村山野剪裁添装？
乡村有多少当代愚公，
挥臂织出大地银网？

一条条新河扬波鼓浪，
一道道长渠流水叮当，
似千条银练从长空飘落，
纵横交错，连接城乡。

条条河，道道渠，
流来乡村丰收的浆，
道道渠，条条河，
注满新农村建设的力量。

长河里，春潮激荡，
万船如梭，白帆竞翔；
堤岸上，大路朝阳，
千车往来，喇叭高唱！

河渠，吐出碧波银浪，
奔腾不息，输送理想。
天腾了，网来润苗的甘露，
地涝了，网来咆哮的龙王！

好一张崭新的大地银网，
网来乡村大好春光：
一层碧浪，一曲降龙伏虎的凯歌，
一朵浪花，一串夺取丰收的诗行。

第 18 集

1.枣子集魏凤楼住处。

刘尚飞向魏凤楼报告：报告首长，从王甲志家红薯窖里，活捉了贾晓贵，并搜出发报机一台，还从贾晓贵身上搜出了他的身份证件，原来这家伙是军统特务，是国民党新五军特务营副营。

魏凤楼：你们干得好哇，马上分头突击审问！

刘尚飞：是！

刘尚飞单独审问王甲志。

刘尚飞：王甲志，你听着，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！要想活命，就老实交代！

王甲志连连点头：是，我愿老实交代！那天夜里……

(126)待续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题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 稿：梁祖文

46.鹿邑县枣子集豫东纵队临时驻地。

张老四：随后，那人轻轻走到窗前，右手敲了敲窗户。不一会儿，“一只手”端着灯开了门，让人进去。我趁着灯光一看，那人果真是“贾小鬼”。（敲门、查看的画面）

魏凤楼慎重地问：您认得准吗？张老四肯定地说：没错！当年我

在“贾小鬼”家里扛过八年长工，剥了他的皮，我也认得出来他！

张老四喝了一口水：今儿早上我就想来报告，俺孩儿他娘怕事儿，不让我来。“一只手”也是个花花肠子，我怕他俩勾搭一块儿不干好事儿，今儿个我一直暗暗盯着他。刚才见他从会馆里出来，怕你们上他的当，只好瞒着孩儿他娘来向你们报告。